

增 卷八 吟賦

衍雅 潮州 朝華夕拾 妙事初編

華蓋集 華蓋集續編 而已集

三間集 二心集 南腔北調集

偽自由書 唯風月談 花邊文字

吳其雅文 吳其雅文二集 吳其雅文末編

集外集 集外集拾遺 集外集拾遺補編

中國小說史略 漢文學史綱要

古籍序跋集 譯文序跋集

兩地書 粵迅書信 粵迅日記



# 二心集

鲁迅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心集/鲁迅 著. - 2 版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 
2006

ISBN 7-02-005518-4

I. 二… II. 鲁… III. 鲁迅杂文-选集  
IV.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4003 号

责任编辑:岳洪治

装帧设计:翁 涌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二 心 集

Er Xin Ji

鲁 迅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63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625 插页 3

198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2 版

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-8000

ISBN 7-02-005518-4

定价 13.00 元

本书收作者 1930 年至 1931 年所作杂文三十七篇，末附《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》译文一篇。作者于 1932 年 8 月将版权售予上海合众书店，同年 10 月初版。1933 年 8 月出至第四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，后由合众书店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审查，将删余的十六篇，改题为《拾零集》，于 1934 年 10 月印行。本版与初版相同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|---|
| 序言 ..... | 1 |
|----------|---|

## 一九三〇年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 .....  | 7  |
| 习惯与改革 .....          | 38 |
|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.....     | 41 |
| 张资平氏的“小说学” .....     | 45 |
|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.....    | 48 |
| 我们要批评家 .....         | 56 |
| “好政府主义” .....        | 59 |
| 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 ..... | 62 |
| 《进化和退化》小引 .....      | 66 |
| 《艺术论》译本序 .....       | 70 |
|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(夜记之五,不完。) | 86 |

## 一九三一年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关于《唐三藏取经诗话》的版本 .....  | 93  |
| 柔石小传 .....            | 97  |
|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..... | 10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.....           | 104 |
| 上海文艺之一瞥 .....               | 110 |
|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.....           | 129 |
| 答文艺新闻社问 .....               | 131 |
| “民族主义文学”的任务和运命 .....        | 132 |
| 沉滓的泛起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45 |
| 以脚报国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149 |
| 唐朝的钉梢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52 |
| 《夏娃日记》小引 .....              | 154 |
| 新的“女将”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57 |
| 宣传与做戏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59 |
| 知难行难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161 |
| 几条“顺”的翻译 .....              | 164 |
| 风马牛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168 |
| 再来一条“顺”的翻译 .....            | 172 |
| 中华民国的新“堂·吉诃德”们 .....        | 175 |
| 《野草》英文译本序 .....             | 179 |
| “智识劳动者”万岁 .....             | 181 |
| “友邦惊诧”论 .....               | 183 |
|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.....              | 186 |
| 答北斗杂志社问 .....               | 187 |
|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(并 Y 及 T 来信) ..... | 189 |
| 关于翻译的通信(并 J. K. 来信) .....   | 193 |
|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(译文,并附记) .....     | 213 |

## 序 言

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。

当三〇年的时候,期刊已渐渐的少见,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,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。《语丝》<sup>[1]</sup>和《奔流》<sup>[2]</sup>,则常遭邮局的扣留,地方的禁止,到底也还是敷衍不下去。那时我能投稿的,就只剩了一个《萌芽》,而出到五期,也被禁止了,接着是出了一本《新地》<sup>[3]</sup>。所以在这一年内,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。

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<sup>[4]</sup>,那时无记录,讲了些什么,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。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,是《象牙塔和蜗牛庐》。大意是说,象牙塔<sup>[5]</sup>里的文艺,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,因为环境并不相同,这里是连摆这“象牙之塔”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;不久可以出现的,恐怕至多只有几个“蜗牛庐”<sup>[6]</sup>。蜗牛庐者,是三国时所谓“隐逸”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,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,不过还要小,光光的伏在那里面,少出,少动,无衣,无食,无言。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,任意杀掠的时候,心里不以为然的人,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。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,所以这样下去,中国的没有文艺,是一定的。这样的话,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,不料不久

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《民国日报》上给我批评,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,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。<sup>[7]</sup>谨案在“清党”以后的党国里,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,捕杀的网罗,张遍了全中国,而不讲,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。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,才有“庶几得免于罪戾”<sup>[8]</sup>的幸福了。

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<sup>[9]</sup>,在所谓“大报”和小报上,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,新月社<sup>[10]</sup>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。有些报纸,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<sup>[11]</sup>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,讥笑我为“投降”,有一种报则载起《文坛贰臣传》<sup>[12]</sup>来,第一个就是我,——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。

卢布之谣,我是听惯了的。大约六七年前,《语丝》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“正人君子”<sup>[13]</sup>们的话的时候,上海的《晶报》上就发表过“现代评论社主角”唐有壬先生的信札,说是我们的言动,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。<sup>[14]</sup>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,宋末有所谓“通虏”,清初又有所谓“通海”,<sup>[15]</sup>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,害过许多人们的。所以含血喷人,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,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,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。至于“贰臣”之说,却是很有些意思的,我试一反省,觉得对于时事,即使未尝动笔,有时也不免于腹诽,“臣罪当诛今天皇圣明”<sup>[16]</sup>,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。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,可见他们的“文坛”上是有皇帝的了。

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(Franz Mehring)<sup>[17]</sup>的论文,大意说,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,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,

有一点携贰的心思,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。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,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。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,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,所以一定要除掉他。我才知道中外古今,无不如此,真是读书可以养气,竟没有先前那样“不满于现状”<sup>[18]</sup>了,并且仿《三闲集》之例而变其意,拾来做了一本书的名目。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。一阶级里,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,就是《诗经》里说过的那“兄弟阋于墙”,——但后来却未必“外御其侮”<sup>[19]</sup>。例如同是军阀,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,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?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,怎样地在“碰壁”,怎样地在做蜗牛,好像全世界的苦恼,萃于一身,在替大众受罪似的: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。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,毫不可惜它的溃灭,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,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,却是的确的。

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,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,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,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,就很少做《热风》那样简短的东西了;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,得了一种经验,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,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,或有意的曲解似的。又,此后也不想再编《坟》那样的论文集,和《壁下译丛》那样的译文集,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,译文则选了一篇《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》附在末尾,因为电影之在中国,虽然早已风行,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,留心世事的人们,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。还有通信,如果只有一面,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,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

信,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。

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,编讫并记。

\* \* \*

〔1〕《语丝》 文艺性周刊,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,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,1927年10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,随后移至上海续刊。1930年3月10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。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。该刊在上海出版后,鲁迅编辑了1927年12月17日第四卷第一期至1929年1月7日第四卷第五十二期。

〔2〕《奔流》 文艺月刊,鲁迅、郁达夫编辑,1928年6月在上海创刊,1929年12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。

〔3〕《萌芽》 文艺月刊,鲁迅、冯雪峰编辑,1930年1月在上海创刊,从第一卷第三期起,成为“左联”的机关刊物之一。1930年5月出至第一卷第五期被国民党政府禁止,第六期改名为《新地月刊》,仅出一期即停刊。

〔4〕 作者1930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,据鲁迅日记,这年2月21日、3月9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,3月13日在大夏大学、3月19日在中国公学分院、8月6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。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。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,前四次讲题分别为《绘画杂论》、《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》、《象牙塔与蜗牛庐》、《美的认识》。最后一次讲题不详。

〔5〕 象牙塔 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(1804—1869)批评同时代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,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。

〔6〕“蜗牛庐” 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管宁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,东汉末年,隐士焦先“自作一瓜(蜗)牛庐,净扫其中,营木为床,布草蓐其上,

至天寒时，篝火以自炙，呻吟独语”。又据《三国志·魏书·管宁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高士传》，焦先“见汉室衰，乃自绝不言。及魏受禅，常结草为庐于河之湄，独止其中。冬夏恒不着衣，卧不设席，又无草蓐，以身亲土，其体垢污皆如泥漆，……或数日一食……亦有数日不食时。……口未尝言……”

〔7〕 指上海《民国日报》登载的一篇短文。1930年3月18日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在“呜呼，‘自由运动’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”的栏题下，刊载署名敌天（自称是大夏大学“学文科”的学生）的来稿，攻击鲁迅的讲演，其中有“公然作反动的宣传，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，竟借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谓‘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’的组织，态度不光明，行动不磊落，这也算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吗？”等语。《民国日报》，1916年1月在上海创刊，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，1925年末为西山会议派把持，变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。

〔8〕 “庶几得免于罪戾” 语出《左传》文公十八年：“庶几免于戾乎。”

〔9〕 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 这是当时一些报刊对进步作家的诬陷。如1930年5月14日上海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刊载的《解放中国文坛》中说，进步作家“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，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”；1931年2月6日上海小报《金钢钻报》刊载的《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》中说，“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，在沪充文艺宣传费，造成所谓普罗文艺”等等。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，参看本书《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》。

〔10〕 新月社 参看本书第25页注〔2〕。

〔11〕 创造社 参看本书第125页注〔20〕。

〔12〕 《文坛贰臣传》 1930年5月7日《民国日报》载有署名男儿的《文坛上的贰臣传——一、鲁迅》，攻击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，如说“鲁迅被共产党屈服”，“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，鲁迅首先列名，所谓左翼作家联盟，鲁迅大作讲演，昔为百炼钢，今为绕指柔，老气横秋之精神，

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，作无条件之屈服”等等。

〔13〕 陈源 参看本书第90页注〔5〕。“正人君子”，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，拥护北洋政府的《大同晚报》在8月7日的一篇报导中，称现代评论派（后为新月派）的陈源、王世杰等人为“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”。

〔14〕 唐有壬的信札 唐有壬（1893—1935），湖南浏阳人。《现代评论》的经常撰稿人，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次长。《晶报》，原为上海《神州日报》的副刊，1919年3月单独出版。1926年5月12日《晶报》刊载一则《现代评论被收买？》的消息，引用《语丝》七十六期有关《现代评论》接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，唐有壬便于同月18日致函《晶报》辩解，并说：“《现代评论》被收买的消息，起源于俄国莫斯科。”该报在发表唐有壬这封信时，以《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》为题目。

〔15〕 “通虏”、“通海”都是所谓“通敌”的意思。宋代的“虏”，指辽、金、西夏等；清初的“海”，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。

〔16〕 “臣罪当诛今天皇圣明” 语出唐代韩愈诗《拘幽操——文王美里作》。皇，原作王。

〔17〕 梅林格（1846—1919） 通译梅林，德国马克思主义者，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。著有《德国社会民主党史》、《马克思传》、《莱辛传说》等。

〔18〕 “不满于现状” 这是引用梁实秋的话。梁实秋在《新月》月刊第二卷第八期（1929年10月）发表《“不满于现状”，便怎样呢？》一文，其中说：“有一种人，只是一味的‘不满于现状’，今天说这里有毛病，明天说那里有毛病，有数不清的毛病，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，等到有些人开了药方，他格外的不满……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，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。”

〔19〕 《诗经》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，收诗歌三〇五篇，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，相传曾经过孔子删订。“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”，见该书《小雅·常棣》。

一九三〇年

## 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<sup>〔1〕</sup>

### 一

听说《新月》月刊团体<sup>〔2〕</sup>里的人们在说,现在销路好起来了。这大概是真的,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,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。顺便一翻,是争“言论自由”的文字<sup>〔3〕</sup>和小说居多。近尾巴处,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《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》,以为“近于死译”。<sup>〔4〕</sup>而“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”,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,以及在《文艺与批评》<sup>〔5〕</sup>的后记里所说:“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,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,译完一看,晦涩,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;倘将从句<sup>〔6〕</sup>拆下来呢,又失了原来的语气。在我,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,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,所余的惟一的希望,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”这些话,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,还在“硬译”两字旁边加上套圈,于是“严正”地下了“批评”道:“我们‘硬着头皮看下去’了,但是无所得。‘硬译’和‘死译’有什么分别呢?”

新月社的声明<sup>〔7〕</sup>中,虽说并无什么组织,在论文里,也似

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“组织”，“集团”这些话，但其实是有人组织的，至少，关于政治的论文，这一本里都互相“照应”；关于文艺，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《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？》的余波。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：“……但是不幸得很，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。……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，……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。……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，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，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”字旁也有圈圈，怕排印麻烦，恕不照画了。总之，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，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，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，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，于是出示曰“此风断不可长”云。

别的“天书”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，从我个人来看，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。第一，梁先生自以为“硬着头皮看下去”了，但究竟硬了没有，是否能够，还是一个问题。以硬自居了，而实则其软如棉，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。第二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，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，也是一个问题。这问题从《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？》这篇文章里，便可以解释。Proletary<sup>[8]</sup>这字不必译音，大可译义，是有理可说的。但这位批评家却道：“其实翻翻字典，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，据《韦白斯特大字典》<sup>[9]</sup>，Proletary 的意思就是：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,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. ……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！（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）”其实正无须来争这“体面”，大约略有常识者，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

时代,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。这正如将 Chemie 译作“舍密学”<sup>[10]</sup>,读者必不和埃及的“炼金术”混同,对于“梁”先生所作的文章,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,误解为“独木小桥”竟会动笔一样。连“翻翻字典”(《韦白斯特大字典》!)也还是“无所得”,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。

## 二

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,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,有两处都用着一个“我们”,颇有些“多数”和“集团”气味了。自然,作者虽然单独执笔,气类则决不只一人,用“我们”来说话,是不错的,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,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。然而,当“思想不能统一”时,“言论应该自由”时,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,也有一种“弊病”。就是,既有“我们”便有我们以外的“他们”,于是新月社的“我们”虽以为我的“死译之风断不可长”了,却另有读了并不“无所得”的读者存在,而我的“硬译”,就还在“他们”之间生存,和“死译”还有一些区别。

我也就是新月社的“他们”之一,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,是全都不一样的。

那一篇《论硬译》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:“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……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,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,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,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。”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,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

勾当。我的译作，本不在博读者的“爽快”，却往往给以不舒服，甚而至于使人气闷，憎恶，愤恨。读了会“落个爽快”的东西，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：徐志摩先生的诗，沈从文凌叔华<sup>[11]</sup>先生的小说，陈西滢（即陈源）先生的闲话<sup>[12]</sup>，梁实秋先生的批评，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<sup>[13]</sup>，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<sup>[14]</sup>。

所以，梁先生后文说：“这样的书，就如同看地图一般，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”这些话，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，虽说犹如不说了。是的，由我说来，要看“这样的书”就如同看地图一样，要伸着手指来找寻“句法的线索位置”的。看地图虽然没有看《杨妃出浴图》或《岁寒三友图》那么“爽快”，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（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，看惯地图的人，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），但地图并不是死图；所以“硬译”即使有同一之劳，照例子也就和“死译”有了些“什么区别”。识得 ABCD 者自以为新学家，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，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，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。现在的世间，原不是一为学者，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。

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，举了我三段的译文，虽然明知道“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，意思不能十分明了”。在《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？》这篇文章中，也用了类似手段，举出两首译诗<sup>[15]</sup>来，总评道：“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，那么我愿意等着，等着，等着。”这些方法，诚然是很“爽快”的，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《新月》月刊里的创作——是创作呀！——《搬家》第八页上，举出一段文字来——

“小鸡有耳朵没有？”

“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。”

“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？”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，眼是管看东西的。

“这个蛋是白鸡黑鸡？”枝儿见四婆没答她，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。

“现在看不出来，等孵出小鸡才知道。”

“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，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？”

“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，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？”

也够了，“文字”是懂得的，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，但我不“等着”了，以为就这一段看，是既不“爽快”，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。

临末，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：“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，……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。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，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？……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，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，因为‘硬着头皮’不是一件愉快的事，并且‘硬译’也不见得能保存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’。假如‘硬译’而还能保存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’，那真是一件奇迹，还能说中国文是有‘缺点’吗？”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，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，或者希望“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”。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，较易于翻译外国文，语系相近的，也较易于翻译，而且也是一种工作。荷兰翻德国，俄国翻波兰，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？日